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宋 宣城太守范滂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西域傳第七十八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

之

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

宣帝改曰都

護

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吉

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

元帝又置戊

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

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

為厭勝故稱戊己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

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

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

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為

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

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

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

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

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

且末為鄯善所并

且音子  
余反

渠勒皮山為于寘所統悉有

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其國並  
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

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

在今伊  
州伊吾

縣也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

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巳

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

龜茲讀曰丘  
慈下並同

攻沒都護陳睦

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閭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

○劉敞曰

置戊巳校尉案戊巳本兩校今此下文云又置戊部候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

傳云戊校尉闕詳足明置戊校而已後  
人不知妄增己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  
領兵五百人居

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

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

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

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

續漢書甘英作甘菟

皆前

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

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

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

禧音喜基

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  
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  
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  
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  
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  
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  
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  
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

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

絕其患

玉門陽關二關名在敦煌西界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

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

大秦國在

西海西故曰秦海也

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

千餘人集昆侖塞

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

樂縣東○劉攽曰注宜禾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

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

鄯善兵五千人脇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



此中計也

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州縣也

如又不能

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

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

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

窘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為冒

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繒綵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

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

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當斯之後

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廬山之壑

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

揚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  
狼望之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府庫單竭杼柚空

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

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至車船租  
及六畜言皆計其所得以出算

軺車一算商賈車二算船五丈以上  
一算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算

夫豈不懷慮久故

也

懷思也

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

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姑羌

裂匈奴之  
右臂也

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

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

宣帝元帝時呼韓邪  
單于數入朝稱臣奉

貢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

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

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

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

殖生

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

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

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

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

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

國減土經有明誠

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也

臣

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部屯兵以西撫諸國庶

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淮南子曰脩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

帝納

之乃以班勇

班勇班超之子

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

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

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寘

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絕六年

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

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

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疎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

源一出葱嶺東流

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天生葱故名

一出于寘南

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  
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  
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  
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  
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  
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

北陂河西行

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史記曰陂山通道

至莎車為南道

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

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

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

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

續漢書曰

寧彌國王本名拘彌

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

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

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

○劉敏曰

案文多已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

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

子定興為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



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為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

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  
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  
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  
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  
王敬代為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  
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  
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  
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

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  
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  
成國主薄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  
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熒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  
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  
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熒欲自立為王國人殺  
之而立建于安國焉

○劉敬曰國人殺之案下文言輸熒死已經月此時安得云殺之蓋

是不從字

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

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  
輸餒時輸餒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  
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自于寘  
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  
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

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

○劉攽曰漢書中案漢當作前并大秦國一字亦然

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

子合國居呼鞞谷

鞞音九  
言反

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

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

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

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耗

前書音義  
音鶚拏又

云烏音一加反耗音直  
加反急言之如鶚拏也

涉懸度厯罽賓六十餘日行至

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

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

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  
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  
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  
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  
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  
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  
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

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

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

皆堊堊之

堊飾也音火既反郭璞曰堊白土也音惡

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

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輶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



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  
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  
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  
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  
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

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

抱朴子曰  
通天犀有

白理如縑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  
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

珊瑚琥珀琉璃琅

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

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  
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為  
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  
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  
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  
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  
闕音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  
代反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

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

置驛也

終無盜賊寇警

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

魚豢魏畧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

跳十二九  
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

氏音支  
下並同

居藍氏城

前書藍氏  
作監氏

西接安息四十

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  
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  
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  
霜盼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  
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

○劉敞曰案  
文多一王字侵安

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

餘死子闔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

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脩

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浮圖即佛也

從月氏高附國以西

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

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

細布好毼毼

毼音它闔反毼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

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

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竒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

服馬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温和多楨

松白草

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

民俗衣服與

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為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

馬九年康死諡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  
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為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  
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  
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  
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  
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  
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  
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

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為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

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  
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  
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  
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  
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  
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  
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  
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焉

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  
韃為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  
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駟韃為烏壘王又更以貴  
人為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韃而遣使勾  
奴更請立王勾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由  
是屬勾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  
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  
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

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  
寘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寘王歲餘賢疑  
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

正

○劉攽曰案  
文正當作王

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

為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  
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  
射我我乃為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  
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為

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  
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  
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  
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  
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  
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為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  
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  
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

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為昆弟廣德引兵去

明年莎車相且運等

且音子余反下同

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

于寘

反音番

于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

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為

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

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

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

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



將發焉者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  
乞降以其太子為質約歲給蜀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  
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  
黎為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劉攽曰案文少一也字時長史班超  
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  
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二  
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

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冬漢遣軍  
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  
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  
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  
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  
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  
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  
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

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橐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  
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永建  
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勲  
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  
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  
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  
得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  
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

○劉攽曰案  
文亦多已字

西域長史張

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

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

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郎

蠻夷皆置郎以居之若今鴻臚

寺也

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

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  
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  
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  
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

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  
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  
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  
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  
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為國云

○劉攽曰  
案此文不

足當云其人口貧羸者逃亡山谷  
間故留為國云少一其字一者字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  
勇猛敢戰以寇鈔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

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

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為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巳校尉索願欲廢後部王涿鞬立破虜侯細



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已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

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

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

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奇為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

及毋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

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

時置戊已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劉攽曰注和帝置戊已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是也下

不合添一已字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

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

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  
奴為後王八滑為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  
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  
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

季母

叔母也

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

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  
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  
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

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  
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  
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為所沒呼衍王遂攻  
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  
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  
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  
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  
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

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戍校尉闔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

略前書張騫漢中人為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

里帝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從之如傳介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

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

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

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

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簠金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

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頭額而纓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

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劉攽曰驛案當作譯說上同不絕

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  
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  
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  
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

前書杜欽曰蜀賓本漢所立殺漢使者今悔過

來順使者送至懸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劉放  
日注過此難者案過當作遇  
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

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  
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  
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

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

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無  
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

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  
無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

靈聖之所降集賢懿

之所挺生

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為諸天無  
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

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閼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  
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毘羅城白淨王  
摩耶夫人可為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  
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

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哀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  
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  
同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  
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  
所利益也

**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

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鼈等而

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

湮槃

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為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剗其兩目棄入阬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陀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

**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

皆悉平復如本



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

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

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

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

去貪欲也不執著為空執著為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故曰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

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

維摩經曰爾時毘耶

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

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  
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  
芥子史記曰談天衍

等也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

劉向別錄曰鄒

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  
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  
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  
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

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

者故通人多惑焉

精靈起滅滅謂死輪回無窮已因  
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蓋

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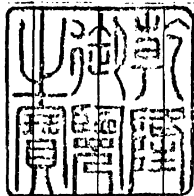
贊曰過矣西胡天之外區

過遠也音它狄反尚  
書曰過矣西土之人

土物琛

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勾猛  
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二十

詳校官侍講<sub>臣</sub>王燕緒

洗馬<sub>臣</sub>王垣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sub>臣</sub>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sub>臣</sub>劉光第

謄錄監生<sub>臣</sub>劉天綸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宋 宣城太守

守范煜撰

唐 章懷太子

子賢注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南匈奴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

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南匈奴醢落尸逐鞬單于比者醢音火呼韓邪單于之

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子也名稽

侯猗猗音山諫反東觀記曰單于此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此父子

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劉敞曰注單于此匈奴頭曼案北當作比烏珠留若鞮

單于之子也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

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

比季父單于興時以比為右奠韃日逐王部領南邊及

烏桓奠音於六反韃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

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

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匈奴林  
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  
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  
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  
等故能廣  
略邊郡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也  
遑暇至六年始

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

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  
舊好謂宣帝元帝之代與國和親而

單于驕踞自比冒頓  
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日淳維自淳

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鳴鏑弑頭曼  
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為敵國踞嫚無禮窘

厄高祖戲侮呂  
呂對使者辭語悖慢  
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

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輿驕謂  
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  
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  
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  
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颯相党  
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即此類也  
帝待之如初

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  
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  
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

關居庸關已東

前書代郡有常山關  
上谷郡居庸縣有關

匈奴左部遂復轉

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



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  
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  
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  
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  
邊無復寧歲

言緣邊之郡  
無安寧之歲

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

牙師

谷音鹿  
蠡音離

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

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

君字嬙南郡人也

前書曰南  
郡秭歸人

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

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  
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  
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  
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  
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  
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  
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  
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

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興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

三分損二為大半

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

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

會五月龍祠

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

大會蹕林課校人畜  
計蹕音帶又音多

因白單于言莫韃日逐夙來欲為

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斬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  
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  
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  
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  
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  
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  
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

立為呼韓邪單于

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  
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

二十五年春

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  
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

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

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櫓即樓也釋名  
曰樓無屋為櫓時

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  
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都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  
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

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脩舊約二十六年遣

中郎將段柳

丑吟反

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

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

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

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

侯等見皆泣下柳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

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為文也

夏南

單于所獲北虜莫韃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

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莫韃左賢王  
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  
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

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綈綬

盤音庚草名  
以庚草染綬

因以為名則漢諸侯王制庚綠色  
綈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

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

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

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

有衣之  
戟曰棨

又轉河東米糒二

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

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  
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

○劉敞曰案文少一使字

送侍子入朝中

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  
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  
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大官御食醬及  
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  
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為  
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



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  
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  
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鞨  
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  
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  
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子余反各以權力優劣部眾  
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攣鞬氏其國稱之曰  
攣鞬孤屠匈奴謂天為攣鞬謂子為孤屠與此不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

氏蘭氏

前書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

四姓為國中名

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  
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  
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  
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  
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  
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  
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

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  
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  
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  
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  
為郡縣偵羅耳目

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  
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

北單于惶恐

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  
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難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  
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

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

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

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

呼韓  
單于

稱臣受賞郅支單于背德受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

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

今立豪

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

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  
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  
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  
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

元帝時郅支生殺使者谷吉  
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

域兵誅  
斬之

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

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  
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  
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

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東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  
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  
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  
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  
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韞丸一矢四發遣  
遺單于

韃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為韃藏箭為韞丸即  
箭箠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劉攽曰正文

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  
遣字緣上文已有齎字也

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

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

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

言劍利可斬馬

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筭瑟空侯皆

敗願復裁賜

言更請裁賜也

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

攻為務筭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

言不齎持往遺也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譯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

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

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



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

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

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

古本反

又賜繒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

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為常

弔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

丘浮尤鞮單

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鞮單于汗

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來

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僮尸逐

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

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

原陽縣名屬雲中郡

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

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  
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

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闔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

士屯五原曼柏

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

人

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

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  
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  
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

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臯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

將軍

○劉攽曰案文行其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處少皆當益之

其年北匈奴入雲

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郤之詔遣使者高宏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

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

○劉攽曰案秉傳不為大將軍又真為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

當作也

時臯林溫禺犢王復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

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  
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  
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  
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  
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  
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  
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

○劉敞曰案驛當作譯見上

北單于乃遣大

且渠伊莫訾王等

且音子余反下並同

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

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

○劉攽曰案文前當作隨

所在郡縣為設

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

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

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

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

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

宣立伊屠於閭鞬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

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

卒音七忽反

因

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

曰昔獫狁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

周曰獫狁堯曰獫粥秦曰

匈奴

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境埆之人屢嬰

塗炭

境埆謂險要之地塗音告也境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

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

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

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

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損

用之

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

老子曰江海所

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

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

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

雇賞

報也

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

令奠韃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

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

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



于取其匈奴皮而還

○劉敞曰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胷

皮北庭大亂屈蘭諸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

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  
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  
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  
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  
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  
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

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

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

令音零

遯逃遠去依安侯河

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

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

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

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

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郡多欲

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

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  
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  
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地願  
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  
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  
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  
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  
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

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  
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  
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  
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  
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  
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  
篡位變更其號

漢陽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  
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

耗擾

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

復烏桓鮮卑咸脇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  
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  
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  
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  
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  
十餘萬人

○劉攽曰案文多一人字

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

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  
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

出雞鹿塞

塞在朔方郡窳  
渾縣北窳音愈

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

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

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

河雲匈奴地名

右部從匈奴河水

○劉攽曰

案匈奴自是水  
名妄出奴字

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

北單于大驚

○劉攽曰案文  
少單于二字

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

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

獲關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

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

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

劉

欽曰案文多從  
字言故事如此

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

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  
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右溫禺  
鞬王骨都侯以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  
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

夔即授璽綬賜玉劔四具羽蓋一

駟

○劉欽曰案玉劔  
四具非是當云玉

具劔四又  
衍一駟字

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

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韃自畔還  
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  
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  
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  
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  
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  
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  
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



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  
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  
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  
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  
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  
廼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  
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  
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

迫脇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和帝  
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  
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  
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  
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  
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  
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  
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

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盧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莫

韃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  
軍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  
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  
及郡國積射緣邊兵

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

烏桓校

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  
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  
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  
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

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

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

鹿

胡罪反

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

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

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

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鹿為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

還京師坐逗遛失利下獄死

按軍法逗遛畏懦者斬

後帝知朱徽

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

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  
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  
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  
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部南單  
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

溫禺犢王  
名烏居戰

始與安國同謀

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  
為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  
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

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  
歸竄逃去塞者駱驛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  
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  
奮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  
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  
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脩呼韓  
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  
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

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

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

時鄧太

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

安帝即位之二年也

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

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

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

副中郎龐雄擊之

○劉攽曰案文少一將字

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

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

謹音勤

與遼東

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謹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



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

顧反也讓

責也反顧責韓琮也

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

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

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

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

既被擊敗陳謝死罪還所鈔之男女

五年梁懂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

遼將軍元初元年

安帝永初六年改為元初元年

夔免以烏桓校尉鄧

遵為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焉

自置

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為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

四年逢侯為鮮

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

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

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

子右冀親日逐王諸降胡萬餘人脅立為單于既被鮮卑所破部衆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

潁川郡也建光元年

安帝元初七年改為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為建光元年

鄧遵免復

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

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

要

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

而耿徽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

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

法度代為將軍

○劉歆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沒度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

此三處脫漏也

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

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脇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

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

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

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

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

獲

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傳衆代為將

軍其冬傳衆復卒永建元年

順帝即位之年

以遼東太守龐參

代為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

寇南部殺斬將王

匈奴有左右斬將王

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

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

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河北也

增置緣

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

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

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

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

陽嘉

五年改為  
永和元年

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  
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  
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  
方代郡長吏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  
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  
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  
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  
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

吾斯

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殺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

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

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

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

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

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

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

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

極窮烏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

單亦盡也猶書

云謨謀孔安國曰謨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

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

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

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

等醜

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

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

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

以待其哀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

若夫平原易  
地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踈及遠則匈奴之  
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  
則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  
革筍木薦不能支也下馬步鬪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

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具鼂錯三章之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

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

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

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

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殺上郡都

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



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

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

移朔方就五原郡

冬遣

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

元年

順帝永和七年改為漢安元年也

秋吾斯與莫鞬臺耆且渠伯德

等復掠并部

莫鞬或作莫鞬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

呼蘭若尸逐就單

于兜樓諸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

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

玉具刀劔什物

玉具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

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

關氏以下金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

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

城門外

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

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角抵之戲則魚

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關  
用古之角抵也○劉攽曰注今之關用案用當作朋順

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

送首洛陽建康元年

漢安三年改為建康元年

進擊餘黨斬首千二

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

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東兒建和

元年立

桓帝即位之年

至永壽元年

桓帝永興三年改為永壽元年

匈奴左莫

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

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

桓帝之年

南單于諸部

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

上立左谷蠡王

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也

桓帝詔曰春秋大居

正

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

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

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

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

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

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故某者即是其名○劉攽曰注案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

屠特若

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

熹平靈帝元年

六年單于與中

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

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

靈帝熹平七年改為光和元年

立二

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

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

罪

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脩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

單于羌渠光和二年

立中平四年

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

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

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

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

年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

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

於扶羅即  
是前趙劉

元海之祖也其元  
海為亂晉之首

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

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

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

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

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愛乃止河東

遂止河東  
平陽也

須卜

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

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

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呼厨泉

即元海之叔祖

單于呼厨泉興平二年

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劉攽曰案下

文立字當屬此句

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

元年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

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

後歸國

謂歸河東平陽也

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

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

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强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

平城之圍

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

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太

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

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

措鄰亦近也

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

屬

如衆星之相連屬言其多

候列郊甸火通甘泉

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

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

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

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

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逐樓煩白羊始得河南之

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

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



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

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

相當矣

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亡與殺匈奴相當也

宣帝值虜庭分爭呼

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

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服

因請款關永為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呼揭王為呼揭單于莫鞬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尉為烏籍單于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罷關徼之徼息兵民之勞

匈奴既降北庭不徼

備勞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

案前書宣帝甘露二

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母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

渭橋咸稱萬歲○劉歆曰注贊謁者案文多一者字

南面而朝單于朔方無復匹

馬之蹤

匈奴既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

六十餘年矣後王莽

陵篡擾動戎夷

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復生前

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也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

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自

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邊境及中興之

初更通舊好

及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

報命連屬金幣載道

報命相屬

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賞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

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也世祖以

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遑暇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

雖得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徙幽并之民增

邊屯之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

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攝手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

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間脩文政未之許也帝厭其用兵欲脩文政未

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

禦北夷之衝

比季父單于與以北為右莫鞬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

奉藩稱

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

總攬羣臣之策善均從衆與之

和同而納其降款也

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

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綬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烏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

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

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

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

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

軍走曰北也

三千餘里

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空

其地三千餘里也

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桔闕氏

械在手曰桔音古督

反

銘功封石倡呼而還

為勒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

也

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

漠北既空宜即遷南虜以居之

若因其時執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

歸河西於內地

河西虜衆居之于時遂為邊境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為內地也

上申光

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

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績勒燕然乃居

永元之歲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竇憲庸才寧可責其謀慮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

世

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

國議乃許之也

表安之議見從於後王

竇憲欲立北單于安議不許也

平易正

直若此其弘也

若從耿國表安之議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遠也

而竇憲矜

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

三捷言勝也自矜功

伐專行威惠為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后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

成南并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既威北邊即宜構成南部更請存立其何惑哉

遂復更立北

虜反其故庭

永元三年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輔

歸北庭會實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誘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已

福棄蔑天公

言實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亂緒滋生孽茲南北俱存

即是並恩兩護以私已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惇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坐樹大鯁永言

前載何恨憤之深乎

由實憲請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即是坐樹大鯁永言前事深可恨

哉載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疾毒胡可單言

單盡

也單與彈同也

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

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原百世不磨矣

既勒燕然

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  
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勤  
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  
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  
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  
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愍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  
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

謂分為南北庭也

羽書稀聞

檄書有急即插鳥羽其上也

野

心難悔終亦紛紜

紛紜之事具如上解

劉敞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之  
最為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  
後之讀者將以為傳  
寫之誤聊記之云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南匈奴傳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事劉放曰  
按秉傳真為度遼行當作為○何焯曰下文云鄧遵  
始真為度遼則耿秉耿夔傳言拜者皆行度遼事行  
不當作為

單于每龍會議事○何焯曰龍下當有庭字

棄蔑天公注天公謂天子也○何焯曰李云天公非謂  
天子猶大公耳困學紀聞云劉貢父東漢刊誤謂列

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今觀注引前書謂禿翁即天  
公其謬甚矣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滂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

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

衣

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縵細者為毳也

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

說文曰悍勇也塞謂

不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

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

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

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

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

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

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為略

或半歲百日

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聘幣壻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  
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  
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  
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  
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

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

箇音吉  
悔反字

或為幘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  
人紺繒幘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婦人

能刺韋作文繡織氎毼

廣雅曰氎毼蜀也氎音  
力于反毼音胡達反

男子能

作弓矢鞍勒

勒馬銜也

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糝及東牆

東牆似蓬草實如糝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

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

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

而送之言以屬累犬

屬累乃託付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

使護死者神

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

神歸岱山也

博物志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

敬鬼神祠

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

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

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今音零

烏桓自為冒頓所

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

察匈奴動靜

傾視也音丑政反

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

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

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

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

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

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

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

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



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為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為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

關在代郡

烏桓逆

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

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

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

恐非所

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

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

寧城縣名

前書寧縣作寧史記寧城亦作寧寧寧兩字通也

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

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

烏桓率衆王無何允

○劉放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文降時亦無之緣下有

乞字遂此誤有允也

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

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

九原縣名屬五原郡

漢兵

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

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

附拜其大人戎朱鹿為親漢都尉

鹿音胡罪反

順帝陽嘉四年

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

耿种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

沙南縣屬雲中  
郡有蘭池城

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

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  
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  
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  
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  
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  
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  
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

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

峭音七  
笈反

右北平烏

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

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

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

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

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

蹋音大  
蠟反總

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

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

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閭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閭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為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

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  
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  
國云。

###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  
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  
水上。

水在今  
營州北

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

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

郭璞注：爾  
雅曰：原羊。



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  
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  
又有貂豹鼯子皮毛柔蟬

貂音女滑反鼯音胡昆反  
鼯並鼠屬貂猴屬也

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

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

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

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太守祭

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

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

○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見

上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效功因令擊北匈奴

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

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

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

肥如縣故城在今平

也

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

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

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

道險阻賊執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

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

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

咸皆自投赴顯俱歿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

萬以家二人為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安帝

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

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寧城下通胡市

因築南北兩部質館

築館以受降質

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

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

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

無慮縣屬遼東郡也

州郡合兵固保清野

鮮卑無所得

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

復攻扶黎營殺長吏

扶黎

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

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

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

馬城縣名屬代郡也

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

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  
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  
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  
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為率衆王  
其至鞬為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  
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  
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  
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

卒分為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韃自將萬餘騎入東領侯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曼

柏

縣名屬五原郡也

莫韃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

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斬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韃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

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畢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畢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

漱音所救反

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

陽嘉元年冬耿畢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鹿率衆王侯



咄歸等

○劉歆曰案魏志此衆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出塞後乃封為率衆王侯長也

出塞

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衆王侯長  
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畢乃移屯遼  
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  
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  
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  
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韃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  
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

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  
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  
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弃之妻私語家令收養  
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  
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  
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  
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上

歡音昌  
悅反

去

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

抄緣邊北拒丁零東邵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  
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  
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  
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  
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  
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  
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  
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

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二

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

方

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

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

周有獫狁蠻荆之師

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蠻荆來威

漢有闐顏瀚海之事

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

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

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

同異孰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

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

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

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

鐵敢私鑄錢賣鹽者鈇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各以其物自占

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算百二十也

民不堪命起

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

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

路不通

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

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仗

斧分道逐捕也

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

封丞相丞

千秋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

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

不悔者也

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

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

財富充實

劉歆曰案富字當作賦

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

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

兵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

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

於匈奴昔段頰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  
育晏才策未必過頰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  
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

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癰疽

蚘音介搔音新到反埤蒼  
曰癰音必燒反杜預注左

傳曰疽猶  
惡創也

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

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棄慢書之詬

詬耻也音  
許豆反

方

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



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

賊國解見西域

傳

豈與蟲螳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

方今本朝為之盱食乎

盱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劉放曰今本朝

案文今當作令

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衆所謂危聖

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

校報也

如使越人蒙

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

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與衆也

有一不備而歸

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

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  
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  
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  
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  
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  
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  
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  
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

邊之術李牧善其略

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

入幕府為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

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

前書王莽發三十萬

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境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為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

規臣曰可矣帝不從

左傳曰楚大夫蘧啓疆對楚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

遂遣

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

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  
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  
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冬鮮  
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  
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  
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  
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  
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

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

平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

廉縣名屬北地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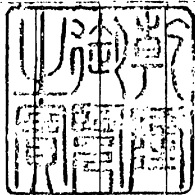
射

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疆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傑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

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厯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  
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鮮卑傳野馬原羊○何焯校本原改獬

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歆魏志注中作欽

湯伐鬼方○

臣德潛

按此又誤以高宗為湯

各將數千騎奔還○數千通鑑作數十為是

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烏集魏志注中作烏侯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自序

宋宣城太守范曄

吾少嬾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  
轉為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  
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  
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胃  
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  
殆無全稱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  
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

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

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  
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  
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  
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  
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  
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  
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  
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

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

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沈約云曄自序  
並實故存之



後漢書注補志序

梁剡令劉昭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厯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駟冠章車服贍列

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為八志律  
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  
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脩以濟一家者也  
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  
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  
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  
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  
邃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



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  
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為東漢之故  
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誠跨衆氏序或未  
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  
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  
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寔  
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  
述者夫何易哉况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員就豈

以茲乎夫辭潤婉瞻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  
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羣  
歸相公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  
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厯郡國必依往式  
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  
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缺過乎  
椽桷為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壠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  
懷續緝理慙鈎遠廼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

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  
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  
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  
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  
未覲兼鍾律之妙素揖校讎參厯算之微有慙證辨星  
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邀  
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  
疏漏諒不足誚

[illegible]

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  
文字舛謬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辯  
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  
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謹按後漢明帝  
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  
傳後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  
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  
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

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劇盧植續為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泰始中祕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先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祕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

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詔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  
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革希玄學士許叔牙成  
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漢書儀鳳初上之  
詔付祕書省傳之至今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二年  
九月校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  
四百一十一字

--	--	--	--	--	--	--	--



原任詹事

臣浩

謹言按范氏後漢書隋志云九十

七卷唐志云九十二卷論贊五卷今論贊附於紀傳共九十卷蓋自唐章懷作注付秘書省傳之至今其篇第如此唐志又云賢注後漢書一百卷以紀傳中分上下卷者凡十也劉昭注補志三十卷陳振孫云本別為一書至乾興初孫奭建議校勘補亡借闕館閣書目乃直以為百二十卷今考經籍志云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氏本劉昭注則

志之合於書亦不自爽始矣晁以道謂范書創為  
后紀及采風俗通枹朴子詭譎事失史之體按呂  
后有紀見於前書不可謂創何焯云東京諸后臨  
朝者六范書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王喬左慈  
附見於方術原未予立傳又何譏焉陳氏又云劉  
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今考章懷注所  
引續漢書文多與志同其言足信然先范氏而有  
作者若劉珍之東觀記謝承薛瑩華嶠謝沈袁山

松諸家之書張瑩之漢南記今無一存者而彪書之志以附於漢書而傳非其幸歟范氏既未嘗為序卷目皆後人所定一志而分為數帙一傳而並列數人皆非史氏之舊馬班可作當不謂然然作者便於編輯讀者便於檢稽不啻為晉宋以後史書導之先路矣茲奉

勅校勘監本漶漫剥落有他本可據者釐而正之疑不可考者仍之刊誤諸家在景祐以前者間為補綴

自吳仁傑刊誤補遺而下有前人所未及發者亦  
分別采輯以備參考刊刻既竣

臣浩

復與同事諸

臣詳審校勘錄為後漢書考證若干條汲深而後  
知綆之短掃迅而後知葉之多為悚為慚固知所

措

臣

謹識